海丝商报

南安訪古

古桥篇

指导单位
中共南安市委宣传部
主办单位
南安市历史文化中心
南安市融媒体中心
联办单位
南安市文体旅局
南安市交通运输局
南安市文体旅集团

责编 林梅治 美编 柯 吉 校对 黄艺彬



古桥档案

永贞桥

位置：南安市码头镇码头村
建造年代：民国时期
桥梁结构：九跨钢筋混凝土T型中桥
现存状况：桥长74.5米、宽4.8米，保存较好，结构稳定。
保护等级：南安市不可移动文物

位于南安市码头镇镇区的永贞桥。

码头永贞桥：一桥镌侨史 九跨载乡思

苏清彬

发源于永春境内的诗溪，一路蜿蜒而下，穿过南安码头镇街区，汇入晋江，奔向大海。诗溪之上，一座钢筋混凝土中桥横卧清波，一头连着乡间，一头连着闹市。

这座始建于民国时期的永贞桥，由旅菲华侨侯桂炳独资捐建，当年主持设计它的工程师雷文铨，也是泉州钟楼的设计者。历经九十余载风雨，永贞桥见证着一座侨乡的世事变迁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码头人的烟火日常，也经历过拆与留的艰难抉择，时至今日，仍默默守望溪岸，镌刻下一座侨乡建桥护桥的时光印记。

溪水横绝商旅愁

初秋时节，暖阳依旧。码头中心小学传来琅琅读书声，永贞桥便在学校旁静静伫立，与书声为友、与流水相伴，守望一方文脉。

走近此桥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钢筋混凝土桥身带着岁月的沧桑，粗壮的桥墩稳稳立于溪中，镂空护栏环环相扣，护栏上的字迹已然斑驳，桥面被岁月磨出了石子，桥头立着限高栏，依旧人来车往。在当地，人们更习惯称它“码头桥”；而桥头的永贞桥亭，道出了它的本名——永贞桥。亭子一侧，一块《永贞桥记》石碑立于杂草之间，若非带队的热心人士戴剑荣特意找出，是很难被发现的。

“《永贞桥记》碑文由致力于倡办乡村教育的清末举人刘尊光撰写，光绪廿八年晋江举人曾遒书丹，这两人在当时颇有名气。”戴剑荣指着石碑说。

一亭一碑，瞬间将时光拉回从前。旧时的诗溪，曾是一道隔断两岸的天堑。《永贞桥记》记载：“诗溪中流码街对岸，有道横经彭溪入仙游，溪水隔焉，曩济以小舫石矼，继架木梁皆未固，流涨辄塌，商旅苦之。”

码头街对岸，散落着新汤、康安、码四、丰联等村，并通过码四村连接九都彭溪，进而北上仙游。从前乡民渡溪，或是乘坐小船，或是踩着石墩涉水而过，也曾架设木梁简易通行，可每逢溪水暴涨，木桥便被洪流冲垮卷走。一水之隔，两岸百姓出行、商贾往来皆受其苦，造一座稳固大桥，成为乡民所盼。

转机始于1928年。这一年，侯桂炳返乡省亲。“以桑梓关系，愿以独力壮是桥。”目睹乡人隔溪跋涉、出入艰险的窘境后，他决意独资为家乡修筑一座大桥。

侯桂炳何许人也？这位出生于清光绪丁丑年（1877）的南安人，青年时代便背井离乡远赴菲律宾闯荡，凭着一身胆识与勤勉打拼，在海外创下一番事业，《南安刘林乡刘氏族谱》称其“创巨业于海外也”。为何侯桂炳会被写入刘氏族谱？南安市侨联侨史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刘耿元解释，1929年前，码头镇刘林刘氏冠“侯”姓，后恢复本姓“刘”，侯桂炳来自码头刘林乡。虽身在异乡，故土山河却时时萦绕心头。



桥头附近的永贞桥亭。



《永贞桥记》石碑立于杂草之间。

一桥飞架万家欢

1930年6月，历时一年有余，一座长74.5米、宽4.8米的九跨钢筋混凝土T型中桥，稳稳落在溪上。

90多年前，混凝土在闽南山乡还是稀罕物。与其他古桥截然不同的是，永贞桥是当时福建较早运用西方工程工艺、现代混凝土建材修建的桥梁。

刘耿元是土生土长的码头人，深耕地方文史，是南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，他介绍，桥的两端原本各建有一座钢筋混凝土构造的桥亭，亭中各立一碑。东侧亭中石碑详细记载建桥的材料款、工钱等费用，只是这座桥亭于1949年前遭洪水侵袭倾圮，至1958年彻底失存，唯有一方记录建桥开销的石碑，虽已残缺，却顽强地留存下来。1994年9月，侯桂炳之子刘镇国重修西侧桥亭，将《永贞桥记》石碑移置亭侧，供世人参观，也让这段造桥往事有了安放之处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为这座桥勘察设计的，是一代杰出的民族工程师——雷文铨。

据雷文铨的侄孙女雷晶晶提供的资料，雷文铨1887年出生于鼓浪屿雷厝家族，祖籍南安码头镇铺前村。作为晚清公派留学的工程技术先驱、近代泉州市政建设的核心专家、抗日战争交通运输生命线的建设者，他的职业横跨铁路、公路、水利、建筑等多个领域，历任福建永德安公司总工程师、西南运输公司总工程师、滇缅公路铁路工程师等职。

抗战时期，在滇缅公路等交通运输生命线建设中，雷文铨倾尽全力贡献毕生所学，用生命践行了民族脊梁的担当。他用智慧与生命浇筑的交通网，力图扭转抗战物资运输的困局，于崇山峻岭间刻写下“科学报国”的精神坐标。而在福建，他主持泉安（泉州—安海）公路勘测设计，建成福建第一条公路；设计施工泉州中山路，其“五脚架”建筑形式成为闽南商业街经典；设计的泉州钟楼，至今仍是当地地标。

这一次，他把图纸画在了故乡的诗溪上。《永贞桥记》记载了雷文铨设计永贞桥的历史：“……聘技师雷君文铨设计，用钢骨三和土建筑法。经斯营斯，费时年余，造成伟大宏壮之土敏土桥。长凡22英丈，宽凡16英尺，柱以十墩，旁有栏，两端有亭，费赀达四万余元，工程之钜可谓固矣……”

《永贞桥记》不仅道出了建桥始末，还载明参与其中的关键人物：委聘侯珊书为总董事，陈国辉及陈斯美、陈燕居为董事。侯珊书，码头刘林乡人，前清太学生，历届晋江商会会董，忠信笃敬，热衷公益，为合族所崇尊；陈国辉，民国时期闽南、闽西地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，曾任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。一众乡贤名流协力促成建桥，足以窥见当年乡民对这座通途的殷切期盼。

桥名“永贞”，背后藏有双重深意。《永贞桥记》写道：“桥以永贞名，志固也，亦志德也。”一重意思，是侯桂炳“思厥先曾永贞公仗义轻财”，感念先祖乐善好施、仗义轻财的德行，以祖先永贞公的名号命名，铭记祖德厚泽；另一重则是表明心志，祈愿桥梁坚牢永固，更期许世人坚贞固德，善义铭心。

“桥梁落成之后，成为码头镇连通九都、通往仙游的交通要道。”戴剑荣直言，在码头街区周边村落的跨溪桥梁尚未建造之前，永贞桥独自承担着诗溪两岸众多村庄群众出入与车辆往来的重任，山货由此下海，海货由此进山。整座桥梁串联起四方商贸，撑起一方市井繁华。

实际上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永贞桥不仅仅是乡民往来的民生通道。雷晶晶与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曾有交集。据何丙仲分析，永贞桥在当时也是运输军需的重要通道。军备物资经此桥辗转输送，钢筋混凝土的桥面，刻印下动荡年代的家国印记。

双桥相望成新景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作为福建较早采用西方工艺和现代新型材料建造的桥梁，永贞桥历经洪水冲刷、风吹日晒，早已远超设计使用年限，渐渐老化。

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永贞桥被列入南安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。2016年10月，福建省公路管理局现场勘查码头镇路况，将永贞桥鉴定为危桥，纳入桥梁改造项目库。

这座老桥同样牵动着在外游子的心，有人把它写进诗作，化作一缕剪不断的乡愁。来自码头康安村的陈平权此前旅居香港，他曾在诗中提及故乡的桥：“那条通往老家的路，缠绵着我的思绪，九十连都永贞桥，从我孩时，一直卧在那里……”如今老人已经辞世，但字里行间流淌的故土情思，依旧动人。

永贞桥的拆与留，一时成为热点话题。拆掉，便抹除一段侨乡记忆；保留，又要解决现实通行安全问题。“永贞桥不只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建筑，它是近代华侨反哺桑梓的实物见证，是研究闽南近代桥梁技术、地方社会史的珍贵遗存。”居住在鼓浪屿的雷晶晶深知其文物价值，为此多方奔走，希望这座桥能保留下来。

2020年7月，经过反复研讨，破解之道渐渐清晰：不在原址大拆大建，另择址修筑新桥，实现新旧两桥人车分流。

彼时，码头镇请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院规划设计，决定在永贞桥下游280米处动工建设码头新桥。2021年12月初，新桥破土开工。永贞桥将遵循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进行加固修缮，继续屹立在诗溪之上。

消息传开，侨乡百姓奔走相告：“永贞桥保下来了！”

如今，诗溪之上，新旧两桥遥相呼应。新桥如一道新虹，车流往来便利群众出行；旧桥褪去车马喧嚣，转身成为承载历史文化的景观桥。它不再肩负繁忙的交通重任，却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。雷晶晶每每回到故乡，必然要到这里走一走，脚下斑驳的桥面，亭边模糊的碑刻，既是先辈回馈桑梓、仗义行善的生动印记，也是侨乡一湾绵长不散的乡愁。



永贞桥位于码头新桥的上游。

（图片由本报记者李想拍摄，感谢戴剑荣、刘耿元、雷晶晶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。）

社址：南安市美林街道江北大道广播电视中心大楼14层 邮政编码：362300 印刷：福建日报（泉州）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：晋江市梅岭街道梅岭路507号 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分公司 全年定价：235元